

涿州市旅游文物局

康术营 主编

涿州史跡圖志

(上卷)

謝辰生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涿州史迹图志

翟哲文题

(上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涿州历史文化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任：王舟

常务副主任：董晓宇

副主任：赵志刚 王彦清 李全新 侯晓平 刘蕴英 于雪辉

委员：郑洪义 邸庆林 王明光 王亚忠 刘群辉 王勋 康术营 黄一冬
马树海 郭玉 张立军 赵学军 吴海江 王威 尹永利 王东威
张辉 刘振桥 刘永新 王金宇 吕宏琳 杨卫东

总编：康术营

副总编：李建强 于学柱 郝伯洋 杨卫东

《涿州史迹图志》（上下卷）

主编：康术营

副主编：杨卫东

特邀撰稿：伊葆力

撰稿：杨卫东 黄涿生 史殿海 方青 张立国 刘凤海 宋红艳

摄影：张慧（特邀）

黄涿生 方青 史殿海 杨卫东 刘凤海

金石椎拓：方青（主拓）杨丽丽 宋红艳

资料辑录：（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青 史殿海 李燕 刘垒 吴山海 杨卫东 杨丽丽 陈亚平
张颖 张立国 宋红艳 范素英 段旭杰 黄涿生

版式设计：李彦波 张肇宁



《涿州历史文化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任：王舟

常务副主任：董晓宇

副主任：赵志刚 王彦清 李全新 侯晓平 刘蕴英 于雪辉

委员：郑洪义 邸庆林 王明光 王亚忠 刘群辉 王勋 康术营 黄一冬
马树海 郭玉 张立军 赵学军 吴海江 王威 尹永利 王东威
张辉 刘振桥 刘永新 王金宇 吕宏琳 杨卫东

总编：康术营

副总编：李建强 于学柱 郝伯洋 杨卫东

《涿州史迹图志》（上下卷）

主编：康术营

副主编：杨卫东

特邀撰稿：伊葆力

撰稿：杨卫东 黄涿生 史殿海 方青 张立国 刘凤海 宋红艳

摄影：张慧（特邀）

黄涿生 方青 史殿海 杨卫东 刘凤海

金石椎拓：方青（主拓）杨丽丽 宋红艳

资料辑录：（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青 史殿海 李燕 刘垒 吴山海 杨卫东 杨丽丽 陈亚平
张颖 张立国 宋红艳 范素英 段旭杰 黄涿生

版式设计：李彦波 张肇宁

碑刻壁画、馆藏文物、重要史迹、文献史料等，内涵于一册，图文并茂，洋洋大观。我相信此一独具特色的图志之出版，对于人们认识涿州，感知涿州文化遗产之丰厚，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作用，提升京畿人文旅游的效益，必将起到积极的效果。堪称一部地方文史修志探索的佳作。

图志一书的编者知我，为了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和调查研究工作，六十多年来不断奔走于北京与涿州之间，与这一京畿要地涿州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嘱我为序。于是恭书了以上几句短语冗言权以充之，并借以为对此图志出版之祝贺。至于书中精美珍贵的图文内容，还请读者方家自己去观赏和评说，在此不作多赘。

庚寅金秋

羅哲文



序

涿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历史文化遗产丰厚。唐代郭筠的《涿州蜀先主庙碑记》谓：“夫燕之南，第一州曰涿。”清乾隆帝称涿州为“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是民族振兴之重任。今有涿州旅游文物局热心文史诸君同仁，缘于对传统文化复兴之责任，得到地方政府领导之鼎力支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整理，编辑成书，既传承文化，惠及子孙，又可作为档案资料传之后世，功莫大焉。

《涿州史迹图志》一书，上溯新石器时期，下至近现代，集建筑遗存、文化遗址、



编撰绪语

涿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集中呈现了许多历史名城的特点与形态，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结晶。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卷中，涿州的历史遗迹，因其年代久远、类型众多、内涵丰富而名传遐迩。有些研究涿州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涿州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平民文化、宗教文化一处重要的集中地，也是首都北京地域文化的源头之一；如果从“京都历史文化圈”的角度看，甚至可以提出“周秦汉唐看涿州，辽（金）元明清看北京”的命题。

涿州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有“凝燕赵之佳气，耸京畿之高标”的美誉。这里土地膏腴，物阜民丰，“州控西山之险，据上游之势，北通上谷，俯视关南，督亢膏腴，岐沟隘险。居庸、紫荆为之外障，大安、房山为之内阻（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不仅形胜甲于天下，而且地处燕南冲要，京都特为肘腋之地。

涿州钟灵毓秀，历史上出生并活动于涿州的大儒、帝王、学者、名臣、高僧，如东汉的卢植，三国时的刘备，北魏时的酈道元，唐代的高僧慧能，名相张说，北宋的太祖赵匡胤，易学大师邵雍等一大批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起过推动作用的人物，其数量之多，令人指不胜屈。这些曾经在历史天空上灿若繁星的涿州俊彦，也使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哲学史、科技史因之增色。

盛世修志，以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本书参考中国古代志书的体例和现代考古学的分类研究方法，力争以一种新的形式和规范，把“可视的文物史迹”作为传达历史信息的文化符号，使读者主要通过“读图”的方式，去领略涿州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涿州地方史，它从一个侧面向世人讲述了涿州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这座历史名城所拥有的丰厚文化财富。

《涿州史迹图志》是涿州市多年来重视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管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积极宣传展示涿州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实施《涿州市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 2005 ~ 2020》中目标任务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是一本全方位、综合系统展示涿州形象的文史类书籍，既有专业性，又有普及性，并努力在编撰体例上有所创新，以增强其可读性。本书内容包括古代建筑、古文化遗址、古城关隘、历史名人故里、古墓葬、石刻、壁画、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及近现代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

本图志所收历史遗迹，其空间范围以 1986 年 9 月公布的涿州市行政区划为限；时间范围从原始社会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原则上收录经过历次文物调查（包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定的所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既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现存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一些因保护或其它原因而搬迁、移动的历史遗迹；经过科学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和早已拆除的古代建筑，有的原址已无遗迹，但文献有记载，发掘有资料（包括图片），馆藏有文物者，亦予收录。对于那些仅有文献记载或口碑资料传述，而无具体文物或图片辅证的史迹，则未收入正文。

本图志所用图片，多为现场拍摄，部分来自于文献资料。馆藏文物照片均为涿州文化遗产陈列馆和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库房的近 2 万件藏品中精选，分类拍照，汇集而成。另外，对于历史上因种种缘故，流散到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高校或民间的有关涿州历史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也尽力搜求辑入。

本图志收录的涿州史迹及文物的名称，原则上采用本名（学名）及影响较大的惯称（俗名）。无法用上述方式命名的，则用地名或依据古代文献资料命名。本图志收录的文物，尽可能标明其出土地点、征集时间、收藏处及规格，以便读者研考。

本图志收录的碑志类石刻文物，因格于体例和限于篇幅，多数石刻铭文只择其大要，概略述之，不具录文字，深入研究者可参阅 2005 年、2007 年已出版的《涿州历史文化丛书》中的相关篇帙。

本图志一般使用国务院 1956 年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为了方便读者，有关章节中的古文字使用繁体字或依其原貌录出。石刻铭文中残泐与原缺损者，录文时用“□”标示。文中朝代年号纪年后括号内的数字为公元纪年。





本图志按遗迹类别分类编纂，每类以遗迹与文物形成年代为序。截稿时间为2010年10月底止。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凡600页，说明文字40万字，收入图片近千幅。





目 录

序 罗哲文

编撰绪语

上 卷

涿州历史遗迹概说 1

第一章 华夏存珍

智度寺及智度寺塔 17

云居寺及云居寺塔 33

涿州永济桥 41

金门闸 55

永安寺塔 67

涿州清行宫 71

胡良桥 79

第二章 古郡瑰宝

青岗仰韶文化遗址 85

杜村雪山一期文化遗址 87

楼桑庙三义宫 89

涿州学宫 107





涿州药王庙	133
华阳台遗址	138
西乡故城遗址	140
岐沟关遗址	145
清凉寺遗址	148
明代窦吉祥墓	155
冯铨家族墓	157
兴隆寺	167
城内清真寺	170
陈辉烈士墓	173
党中央进京前毛主席驻地	177

第三章 古城记忆

涿州古城墙	181
通会楼旧址	195
涿州分路碑	200
鸣泽书院旧址	201
王家老宅	203
高家大院	204
郝家大院	205
宋氏老宅	206
司家宅院	207
秦家老宅	208
杨家宅院	209
徐家宅院	210
紫阳观	211





崇元观	213
关帝庙	214
城隍庙	218
文昌祠	221
东岳庙	223
昭佑灵惠公庙	226
张相公庙	230

第四章 遗迹集要

沿家村雪山一期文化遗址	233
松林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234
高官庄商周战国遗址	235
王家坟村商代遗址	236
尚庄商周战国遗址	237
刁窝村商周战汉遗址	238
展台村战国遗址	239
楼桑铺西周战国遗址	240
东冯村西周遗址	242
义和店西周战国遗址	243
常村西周遗址	244
孙家疃西周遗址	245
岐沟村战国汉代遗址	246
东营街战国汉代遗址	247
东张村西周战国遗址	249
中胡良村战国遗址	250
张沉村战国遗址	251





松林店汉代遗址	252
向一村汉代遗址	253
柳州城辽代遗址	254
大邵村汉代古井	255
刁窝古民居	256
松林店文殊寺	257
房树村泰山宫	258
西秧坊清真寺	259
西道元圣母宫	262
海禅林寺	264
涿县女子学校旧址	266
涿县城关供销社门市部旧址	267
河北磨床厂旧址	268
涿县青岗炼钢厂旧址	272
练庄惨案遗址	273
附录：涿州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部分）	274





涿州历史遗迹概说

河北省涿州市位于首都北京西南部，市区距天安门62公里，全市总面积742.5平方公里，总人口63万，其中城区人口25万。涿州地处太行山前倾斜区，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属华北平原的边缘，海拔在20至70米之间。涿州自古为京畿辅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清乾隆帝曾誉称涿州为“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涿州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构筑了遐迹闻名的华夏古郡；六千多年的时空隧道，留下了得天独厚的文化遗存。

涿州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47处（含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登录文物122处），其中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2处，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56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176处；近年来，配合城乡建设抢救性发掘的古代墓葬（群）100余处；馆藏文物近2万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及馆藏精品2000余件。涿州市现建有文化遗产陈列馆、毛主席进京前驻涿纪念馆，正在建设中的涿州博物馆，也将于2012年正式向社会开放。

（一）

《河北省县名考源》记载：“涿郡、涿县、涿州，均以涿水得名。”《说文解字注》释：“涿，流下滴也。”据有关文献记载，涿州乃古涿鹿之野。《读史方輿纪要》载：“涿水，在州北三十里，源出保安州涿鹿山。”唐代诗人胡曾《咏涿州》诗曰：“涿鹿茫茫百草秋，轩辕曾此破蚩尤”。

春秋战国时期，其燕境就有“涿”之名，《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里有“涿”之注记，《天府广记》、《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輿纪要》等文献中均有“春秋战国为燕之涿邑”的记载。《盐铁论》载：“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涿州辖地，春秋时为北燕之域。战国时为燕国之涿邑地。

秦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四十郡，在广阳郡设置涿县（在《秦·上东北部诸郡》图中有“涿县”之注记；《秦集史》及旧志多载：“秦置涿县”）。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





涿县属广阳郡，县治在今涿州城（即战国之涿邑）。

西汉时，涿县治所在今涿州城，以后各代治所均设于此。汉高帝六年（前44），封广阳顷王子容为侯，在涿县北境上坡村西北（包括今北京房山区长沟村东），地置西乡侯国，属幽州。王莽建国元年（9），改涿郡为垣翰，东汉建武元年（25），复为涿郡。当时，西乡侯国废置并入涿县，涿县乃属幽州之涿郡，并为郡治。此时涿郡领二十九县，以后辖域缩小，只领涿、遒、故安、范阳、良乡、方城、长乡七县，属幽州刺史部。

三国、魏时，涿县初属幽州涿郡，后称涿郡为范阳郡（因该地在范水之阳而得名）。黄初五年（224），封曹敏为范阳王，涿郡改为范阳国，都城仍在涿县。黄初七年（226）国徙，改称范阳郡，封武帝之子矩为王，领此郡，属幽州，领涿、良乡、方城、长乡（今河北固安）、遒、故安、范阳、容城等八县。

晋朝武帝泰始元年（265），范阳郡复封为范阳国，涿县属之，并为国都，封宣帝之弟廆子绥为范阳王，同时幽州治所也从蓟县迁到涿县。建兴三年（315），该州、郡、县没于石勒，复于蓟置幽州、燕都，设刺史治涿县。

南北朝时，北魏登国初（386年），范阳国复改为范阳郡，涿县属之，并为郡治，但幽州治所又由涿县迁于蓟县。此时，范阳郡领涿、故安、范阳、长乡、方城、容城、遒县等七县。北齐天保初（550年），仍为范阳郡，省方城、长乡二县（即今固安地），并入涿县。郡治辖域缩减，领涿、遒、范阳三县。北周大象二年（580），又废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并入涿县，于是范阳郡只领涿、范阳二县，隶属于幽州总管府。

隋朝开皇初（581年），析涿县西境置范阳县，涿县属范阳郡。开皇三年（583），废范阳郡，涿县则隶属于幽州。开皇八年（588），废范阳县，九年（589），析涿县原方城旧境置固安县，十年（590），又改置永阳县（范阳、永阳二县均为今涞水县地），涿县辖域又为缩小。大业三年（607），又罢州改属涿郡，但郡治迁至蓟县，领涿、蓟、良乡、安次、固安、潞（今北京通州、河北三河）、雍奴（今武清）、昌平、怀戎（今天津永清）九县。

唐武德七年（624），改名范阳县，初属幽州。天宝元年（742），废幽州改为范阳郡，属河北道，领范阳县（即今涿州）。至德二年（757），置范阳郡复为幽州，仍属河北道，继辖范阳县。大历四年（769），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在范阳县置涿州，州治在范阳县，属河北道，领范阳、归义（今河北雄县）、固安三县，后又析固安置新昌，涿州遂四县。太和六年（832），在故督亢地置新城，亦属涿州，遂领五县，州治在范阳（即原河北涿县），





仍属河北道幽州。

五代时，后梁开平初（907年），仍为涿州，州治在范阳，属燕。乾化二年（912），入后晋。后晋天福元年（936），范阳县随涿州沦入契丹，仍称涿州，置永泰军，属析津府，领范阳（今涿州）、归义、固安、新昌、新城五县。

宋朝时（包括辽、金），范阳县先为辽境，仍属涿州。北宋宣和四年（1122），辽将郭药师以州降，遂收复范阳县，属燕山路涿州。宋因郭药师降，曾赐郡名曰涿水，称涿水郡，设威德军节度使治范阳，以此，涿、范阳同治今城。由于北京改称南京，故属南京道。宣和七年（1125），郭药师叛宋降金，范阳县又陷入金境，因北京改为中都，遂属中都路涿州，涿州领范阳、固安、新城、定兴、奉先（即今北京房山区）等县。南宋绍兴初（1131年），仍称涿州，并有范阳之名，仍属金之中都路。

元朝初为涿州，州治在范阳（即今之涿州市），因金之中都路改称大都路，遂属中书省大都路。太宗八年（1236），涿州升为涿州路。中统四年（1263）又降为涿州，仍属中书省大都路。因元初以定兴改隶雄州，故涿州只领范阳、房山（原名奉先）二县。

明朝洪武初（1368年），废范阳并入涿州，州治仍在今涿州城，此时州域大缩，只领房山一县，同时大都路改称为平府，则属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涿州遂改隶京师顺天府，并在涿州设涿鹿卫和涿鹿左右卫以治。

清朝时，涿州属直隶顺天府西路厅。雍正六年（1728）因房山直隶顺天府，自此涿州即不再领县，其辖域近乎今市境。

民国初，袭清旧制称涿州，民国二年（1913）二月，涿州降为涿县，县治如故，属直隶省顺天府。民国三年（1914），因顺天府改置为京兆特别区，涿县遂隶京兆特别区。民国十七年（1928）废京兆，涿县则直隶于河北省。

（二）

素有“两千年旧郡”之称的涿州，是一方具有“母体文化”意义的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涿水之畔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在涿州青岗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是这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址。遗址地层中含有细泥红陶的红顶钵、红陶壶、鼎、盆、罐等残片及石器工具，表明当时人们在河谷台地营建聚落，从事农业生产，兼之渔猎、采集、家畜饲养，体现出社会组成形式与观念形态向文明迈进的足迹。杜村的雪

